

当几番扬弃与创新、反叛与重生的轮回之后,话剧在民族化、本土化、风格化、经典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及至今难以逾越甚至比肩的高峰,依然是以《茶馆》为代表的京味话剧,依然是焦菊隐先生创立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多年以来,北京人艺的京味话剧始终是一种不败的演剧模式,它为北京人艺保留和培养着大批忠实观众,为北京人艺舞台笼罩着经久耀目的光环,几乎迄今为止,只要是北京人艺以经典的京味话剧模式推出的新作,总能够保持高于其他类型剧目的综合艺术水准。

京味话剧之所以硕果丰实,之所以能在其中诞生《茶馆》式的传奇,能遽然立起一代大师级的人物,其实皆源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庞大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支撑体系。京味话剧风格确立的本身有赖于深厚悠久的北京文明以及意趣丰盈的北京方言。北京礼仪文明中所包含的那种“亲近土风”的雍容闲雅与尊贵之气,既幽默达观,又体察入微,体现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底蕴;北京方言诙谐生动,擅以弦外之音曲尽其妙,有丰富的潜台词特质,为舞台注入了饶有趣味的仪式化和温厚的质感。新中国建都北京,京城地域文化得天独厚,成为施展舞台魅力的天然土壤,而刚在革命的洗礼和炮火的轰鸣中成熟起来的戏剧界正值意气风发之际,一代创作者学养经验精力才情俱佳,这些都使京味话剧不仅得到了新中国初创之际元气的灌注,也得到了当世文化英才真气的滋养,它由此成功地完成了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与世界的联手,并奇迹般地铸造了雅与俗、中与西、戏曲与新剧、写意与写实的协调共生,并为现实主义文艺添加了新的谱系和注脚。

京味话剧虽是新中国诞生的新鲜事物,但却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样本。它既荟萃了中国话剧自诞生以来的多类舞台实践与诸多演艺人才的智慧,也凝聚了伴随着一个全新社会形态而来的充沛的艺术原创力和书写历史新篇的豪情。因此,在以《茶馆》为代表的一系列成功的京味话剧作品中,关于中国话剧新生之路的深层议题仍未被穷尽,舞台艺术创造的内在秘密仍未被充分挖掘。

毋庸讳言,京味话剧的辉煌已属于历史,它的高度、自足、完善,既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出色的演剧体系,又逐渐变为不甘循规蹈矩的创造者的一道紧箍咒。有出息的后继者们惟有推陈出新才能在突破中完成有效的现代系统转换,这方面虽成功者寥寥,但在诸般东突西撞、嫁接拼贴的挣扎中还是隐约展示了京味话剧走向未来的多种可能性。过士行和林兆华合作的“闲人三部曲”及后来的《厕所》《火葬场》等堪为这类新京味实验剧目的代表。

北京城与人的生态结构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京城传统的人际关系和语言特色都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继续依赖老北京方言和旧都生活形态只能继续背负出博物馆型的传统京味话剧,但却难以介入和表现北京人的现当代生活。如何在保留原京味话剧神韵的前提下,建立新的审美体系,整合新的戏剧语汇,是新京味话剧一直面临而未妥善解决的课题。

实际上,“仿古”与“再造”并不是一对矛盾,博物馆型的老北京京味话剧须要谨慎继承,实验性的新京味戏剧则必须大胆跨越,这两者在相互映照中或许才能使京味剧目再度发扬光大,辉煌重现。

■关注 时隔20多年后,北京人艺的《小井胡同》再度上演,剧中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和老北京市民的人情世态,着实让观众集体怀旧了一番。与此同时,一部由年轻人打造的新京味话剧《卤煮》也受到了观众的热捧,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景象。两台京味话剧的同时演出,不仅让观众在新旧之间品味了京味话剧的前世今生,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

新版《小井胡同》:陈列、展示和反思

□谷海慧



小胡同、高门楼、大杂院、古槐树、老街坊。大时代变迁,小市井生活,传统写实布景,典型京味儿风情。是陈列,是展示,也是反思。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初话剧创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30余年后,由李龙云编剧、杨立新复排的2013版《小井胡同》的价值是否依旧?大幕拉开的时刻,便是它接受新时代检验的开始。

因为不以讲述个体故事为目的,而以社会变迁、历史反思为中心,新版《小井胡同》首先被检验的是其历史感及当下意义。剧作以断代史的结构方式,选取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1958年大跃进时期、1966年“文革”开始之际、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时、1979年解冻期等几个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展示了特定时代“小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这种特殊的结构方式无疑使剧作产生了极强的历史感,尤其在全剧没有一个贯穿性中心故事的前提下,人物零散的日常生活小故事,便都服务于特定的大历史。因此,《小井胡同》虽然不是历史剧,却实在是一幅历史画卷,是对历史的舞台“图说”。对剧中的历史时代与历史状态,亲历者可以在剧场里重温;了解者可以通过剧作去印证;无知者则可借观剧补课。因而,对每一位观众而言,剧作都有特殊的历史价值。但是,历史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产生历史召唤、历史指引,也可能带来时代隔膜。

如何让观众保持对历史的敬畏?对历史中人的贴近与理解?尽量消除时代隔膜?是《小井胡同》经受新时代检验的关键。而这个关键的关键取决于剧作对“人”的关怀与表现。因为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核心,缺乏人的支撑,历史就会被架空。因此,是否有足够的人间关怀是《小井胡同》在新时代经受的第二个检验。这部有几十个人物活态的作品,没有绝对意义的主人公,每个人物都是小人物,并且都代表一种类型——类型化命运与类型化状态。刘家祥和刘嫂善良义气、好人好报,石掌柜精明世故、身世浮沉,陈九龄是非不辨、紧跟盲从,吴七胆小怕事、命运多舛,小媳妇狐假虎威、善弄权术……剧作家以“同情的理解”关注着“小人物”和“大多数”,倾注心力来表现民间的

成。因为人物多、线索多,历史跨度大,故事不连续,剧本阅读其实是重新组织线索、不断确认人物关系、逐渐建立形象的过程。繁杂、断续、零散感受的阻碍,会影响阅读过程的顺畅性。舞台呈现则不同,当众多人物变成直观形象,零散的日常生活自然在舞台展开后,观众只需要辨识,不需要重组和想象。舞台上,人物关系清晰了,人物形象明确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节奏简单了,剧场效果就出来了。而北京话特有的幽默感配上人物生动的肢体语言,“共产主义就在眼皮前儿了”的全民理想、石家假冒军人的鱼贩侄子、石老板在居委会改选前“大意失荆州”的提醒等,则因为具象化的喜剧感和北京话的独特韵味感染了观众。从这些角度看,新版《小井胡同》在尊重原作基础上,成功传达了剧作家的历史忧患和现实反思,并成功承接、实践了京味儿话剧的美学风

格。不过,作品的舞台呈现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叙事安排过满,剧中人物上下场缺乏转换与停顿,舞台上缺乏适当的静场与空场。仿佛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要人一口气读到底,神经绷得紧,声气也太累。这一点在第一幕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一幕上场人多,人和事都集中在胡同口,其实很牵强。要知道,胡同口不同于茶馆,过度的热闹反而失真。显然,因为急于交代人和事,这一幕忽略了生活逻辑。另外,以传统的拉幕方法作为幕与幕的区分无可厚非,但换幕时间长、节奏慢,影响了欣赏情绪的连续性。虽然富于时代特征的幕间歌曲、评书等具有某种情绪启示功能,但仍显拖沓。想来是舞台布景不够便捷,不利于迅速换景。这些处理上如果能够有所改善,这部剧作将更经得起舞台检验。

整体看,大历史感下的人间关怀和散点叙事艺术,虽然造成了具体可感的“人”的缺席,影响了《小井胡同》的动情力量;但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共通的精神意义,却使《小井胡同》在北京人艺舞台上,重现了历史暗角与小市民悲欢,使它成为一种陈列、展示和反思。

新京味话剧《卤煮》

戏里戏外皆传承

□田超

代发生关系,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对于老舍的这句话,黄盈看得比较透。在无法寻找和调动众多实力演员的情况下,黄盈想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本色出演。

黄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找来了《卤煮》剧组中的这些非职业演员,何老掌柜、何军、爆肚钟虽不是专业出身,但他们的表演自然、松弛、鲜活,因为他们是在演自己。笑点颇多的王博士本身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找婚车还让司机主动联系的杨记者本身也是位记者,他们与观众贴得很近,身上的笑点、缺点,也会引起观众的自嘲与反省。老舍说他们写《茶馆》的语言“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卤煮》语言的生活化、流畅、充满谐趣也正是得益于此。

《茶馆》中的改良,在《卤煮》中演化成了继承与发展。当剧中人拉着最爱唱京剧的白傻子,叫

他也唱一唱样板戏的时候,傻子的一句“侄儿,我只唱京剧”,令观众爆发出满堂彩的叫好,在笑过后又陷入片刻沉思。样板戏之于京剧的改良、卤煮港湾连锁店对于传统卤煮老店的改良、“倒爷”对自己经营思路的改良、现代化高楼大厦对于四合院危房的改良……这些时代背景的因素无形中串起全剧,作为一条暗线贯穿始终。

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反映价值观之变,探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个命题也是《卤煮》与《茶馆》一脉相承的。实际上,不仅戏里讲的是传承,《卤煮》这出戏的样式、风格也是传承。剧中的几段音乐跟剧情结合,值得品味,《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心永恒》《北京欢迎你》以及最后推土机的声音带人感很强,听着简单却很实用,甚至比《茶馆》中的说书人串场更加契合。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透露出导演的用心,用心之外还有整个团队对京味儿戏传统的小心呵护。

从《枣树》《卤煮》到《马前马后》,黄盈的新京味儿戏里,“怀旧”是一份始终存在的情愫。拆迁



在这些京味儿戏中被反复提及,从老北京到大都市的巨变让时下每一个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都感到疲于奔命。这种怀旧使得黄盈的戏接地气,有人缘,也提温馨。但温馨过后呢?却少了份震撼人心的力量。好的戏剧不仅仅是让人掉泪,怀念逝去的美好,而应有一种叫人后背发麻、灵魂被刺痛的感受。从这个角度看,《卤煮》带给观

众的更多的是留在剧场里的欢乐和泪水,走出剧场,观众还会去探讨和思考诸如拆迁、城市化、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这类的话题吗?希望《卤煮》不会真的封箱,而是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开业,不断地演、不断地改善丰富,最终成为像《茶馆》《天下第一楼》那样留在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把京味儿戏这门手艺发扬光大。

■赏析

从汉隶学书

——评董凤树书法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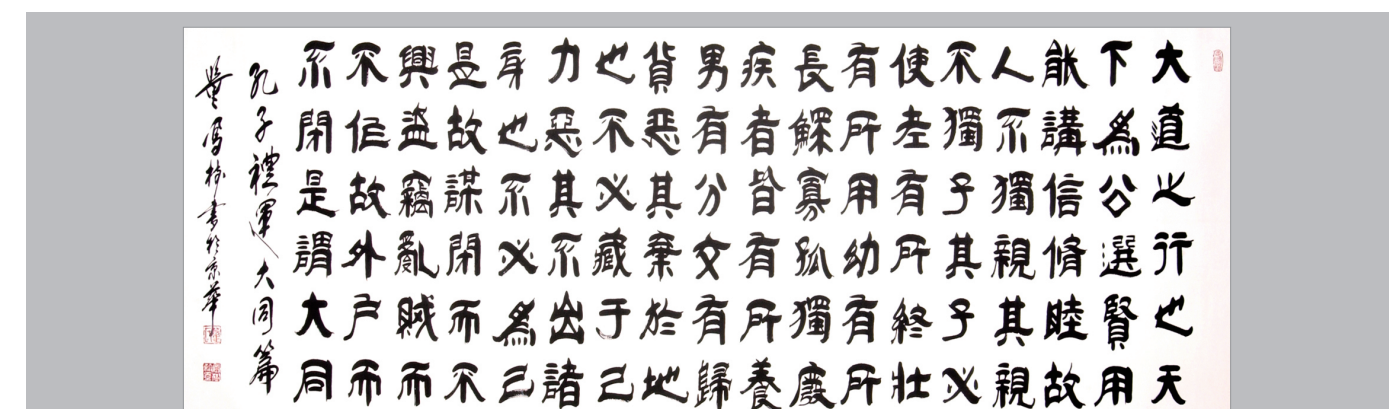
□舒洁 马春晓

隶书起于秦,如甘霖初现呈润泽;鼎于汉,如江河蜿蜒成大湖气韵,含蓄起舞。近观董凤树隶书新作,顿觉源头悠远,承袭珍贵。从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寻觅或飘逸、或内敛的精神气质,这源自禅机一样迷人的修为。董凤树的隶书艺术,既行笔从容,又刚劲有力,形态自成一脉,但未曾偏离古风。

在《用笔论》中,唐代书家欧阳询说:“书法者,书而有法之谓,故落笔之上,即入法中,动静皆能含法为上乘。”董凤树深谙古训,他的隶书干净、浑厚、质朴、大气。在这里,他的书法艺术所体现的“法”就是理,是学理,亦是道理,可谓有理可循。站在他的隶书长卷前,我被一个个精美的汉字隶书所引领,我联想到源,董凤树所依托的背景。

是的,任何艺术都是有灵性的,就如活水。生于书香门第的董凤树,自幼受燕赵之风熏陶。我们说,这就是品质,是艺术作用于人的例证。2002年至今,董凤树先后为北京人民大会堂书写书法《张旭桃花溪诗》,为中国佛教协会书写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不仅是董凤树艺术成就中的几何,阅读他的蔚为大观的书法作品,感觉就像置身原野,长风拂面。

董凤树敬畏书写,自感身与身后有先哲注视。实际上,这就



是艺术自觉与人格自律。他的魅力存在于一笔一画的隶书结构中,那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艺术世界与人格体系,自然而然地融于墨香,须臾不敢懈怠。他的书法创作有序而节制,在他最为热爱的秋天,他会投身书海,陶醉其中。世事纷纭,他不为所动。他的日渐精湛的隶书,诞生于秋夜一隅;他勤于耕,却常常表现得像一个牧童。

董凤树现为中国书画研究院院长,他的书法鲜见匠气,但蛮趣怡然。由篆书演变而来的隶书,其波磔之美,出自丹田。所谓蚕头凤尾,波即曲折,磔即开张,撇捺之间,气象万千。董凤树的童趣隐含于虬劲有力的挥毫中,那个过程他洒脱,他屏气凝神,他专注,他创作时的神态真的接近一个热爱组合玩具的少年,一个艺术家的真实性,就这样跃然纸上。

2013年9月,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推出董凤树书法作品

一场以“诗意的写实世界”为主题的青年艺术家5人作品展日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举行。此次展览共展出了金敏、刘钧、刘尊海、刘宇、刘丹5位青年艺术家的优秀作品。5位艺术家均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优秀的艺术素养、扎实的艺术功底和开阔的艺术视野,是支持他们艺术创作长久发展的核心因素。

据介绍,个人精神状态以及个体生存状态是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所注重的题材,此次展览在探讨新形式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新的内心世界,同时反映出在新的历史阶段,青年一代艺术家的独立思考和表达。观众不仅能从参展作品中看到精湛的技法和细腻的表达,还能感受到新一代艺术家丰富的精神生活。展览由北京舜土电广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将持续到10月21日。

此次展览之后,主办方还将陆续推出中国画、版画、雕塑等领域的系列青年艺术家优秀作品展。(晓琳)

「诗意的写实世界」青年艺术家五人作品展举行